

三登泰山

韩天衡

泰岳，即泰山，亦称岱山、岱宗、东岳，是古代帝王登临祀天祈福的圣山。泰岳与嵩山、衡山、华山、恒山并称为华夏五岳，而泰山有“五岳独尊”的显赫地位。

一九七八年初春，为拍摄《书法艺术》电影，我与朋友一行五人访碑泰山。彼时经历寒冬的泰山似在冬眠中还未苏醒，落叶的树，无芽的草，一片土黄色，很莽荒的萧瑟相貌。晨八时进山门，拾阶而上，偶要攀爬土坡，一路走去，赏右侧大山坡上字大于斗、整幅字巨大到看不到边际的古代“大字之王”——经石峪金刚经刻石；观不知其年的五老松，它那奇崛开张如龙蟠凤舞的姿势，让我们绕着它转悠了四五圈，还觉看不够。此后的攀登中，也时时看到山路两侧那数不胜数的历朝历代官宦名士书写在摩崖山壁上的刻题，令我眼界大开。

抵达“中天门”，已日居中天。稍作休息，啃了点自带的干粮，喝了些肩背军用水壶里的凉水。再出发绕过十八盘，面对的是上南天门的那条陡峭而又近乎直线，如接天云梯的千百级石阶。畏惧于石级之多、难攀，这也是平生第一回，其间间歇了多回，终于踏过六千多级的台阶，到达南天门。傍晚四点稍歇又由南天门前行，走过一段不短的斜坡（今成了繁华的天街），经过碧霞祠等景点，似都无心恋栈。我等一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在山水之间，而在于石刻书法。故而，对诸多景点我们都匆匆略过，直奔据说是“天地通衢”的玉皇顶。

前进玉皇顶，在大观峰的削崖处，居然见到了风流天子唐玄宗书于高达数丈巨壁的“纪泰山铭”。嘿，这皇帝老官写得一手的标准隶书，明代大学者王世贞就赞誉其字：“穹崖造天铭书，若鸾飞舞于烟云之表，为之色飞。”的确，在清代中期汉代隶书未被出新之前，玄宗的隶书也称得上是一等一流的。那古苍畅达的台阁体式的隶书，我等一行仰首俯腰地赏读了半晌。就我而言，这“纪泰山铭”字字如蜜，足以消去我身上三分的疲乏。

到达玉皇顶住所，先卸下随身的行李和摄影器材，此时我辈个个气喘吁吁，臭汗一身，腿弹琵琶，脚生血泡。记得同行的一位姓张小伙子，回程时下山由泰安到天津。在热闹的劝业场里，已走上了二楼，竟因腿软，一个跟斗滚翻着摔到了底楼，一时引来观者如云，让他颇为狼狈。攀登泰山，身体透支如此。

那时节，山上还多余雪。风萧萧的晚间睡在招待所里，还算暖和。翌日晨四时，裹上借来的棉军大衣，急匆匆地赶往东侧日观峰的拱北石景观台看日出。记得李太白有“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的诗句，我这次要亲见奇景了。寒风中，急切地期待日出，终于，旭日在一片曙光的簇拥下，矜持地露脸了。那奇艳的红，似乎只有刚出炉的钢水才有这般厚实、凝重、绚烂。眨眼间旭日已从海上跃起，爬上远处起伏如波涛的群山，这以天地为幕的大观，奇妙到铭心刻骨。此时高居山巅而临下的我，不由吟起了“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诗句。自豪啊！

二〇〇八年盛夏，又有登泰山之旅。但此时“旅”的辛苦，都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一扫而光，“攀登”一说，成了夸张说辞，虚张声势。旅游车直送中天门，再乘坐缆车空降到南天门。一路上满目碧绿，生机勃勃，大有“游”之乐，而无“旅”之艰，甚觉轻松。但世上事，得必有失，步行登山的一路景致也因此无缘欣赏，不免生出了浓浓的失落感。

旧地重游，泰山已不复三十年前我初游时的清寂，变得游人如织，熙熙攘攘。美景恨不百回看，午后时分，又登上了观景台，体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受，玩味杜工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然而，环顾南北而有所思，此处泰山独高，再遥望西南，那边陲上的珠峰，要高出泰山若干倍。珠峰有灵，会视泰山为小丘的。又想到古人常用“泰山北斗”作美喻，将泰山与北斗并列，其实，居北斗而俯看泰山，它仅是砂石一粒，渺焉难寻。我彼时不由自问：天下小了，泰山小了，“小天下”的

自身岂不更加渺小了？！初登泰山时的莫名自豪、自大此际被一扫而空。得此感悟，折返海上后，我拔刀叩石，刻了一大方印，曰“登山小己”，自警也。

八年后，岁近八旬的老朽，有幸三登泰岳。旅游业更加发达了，在一条龙衔接的全程周到服务下，一切攀山艰辛的顾虑早已全消。初登泰山时九小时的路程如今仅需一小时，在车上，在缆车车厢里，坐看窗外，满山遍野的绿，还夹杂着些许的红，天成的斑斓，是老成而醇郁的秋滋味。那明灭断续的登山路，似断线的珍珠串，时隐时显，美极。也怪，我总觉得人的思维多有“贱”的一面，至少我是如此。初登泰山时那般艰辛，多挪身一步都觉烦难，那时多向往一步登天的舒坦便捷。如今，舒坦便捷了，却又惦记着当初辛苦中才能获得的乐趣。

还惦记着藏匿其里的满是佳境的“经石峪”、“五老松”、“十八盘”，以及沿山镌刻在石壁上满目琳琅的古贤题记。我庆幸，亏得有第一次全程的步行，否则，也许以为巍峨的泰山，其妙处仅在山顶的几处胜迹呢。

我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社会发展快，以往从上海家里去泰山至少几天方能折返的路程，如今半天即可。想想封建之世，江南书生进京赶考，路上至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如今飞机二小时，高铁五小时；以往写篇论文，查找资料，颇费时日，有时累到中断写作。如今“百度”一下，许多材料举手可得。高新科技喷发的新时代，衣食住行，及大量作业的工作量都被省力省时地缩短了周期。原先做一件事的时间，现在可以宽裕地做成三五桩。节省了时间，增加了效率，间接地延长了人的寿命。对于我们辈文艺者来说，活他七十岁，不止是活了一百六，生逢其时，幸甚至极。

趁着万里无云，能见度好的机缘，俯看山麓下的泰安城，高楼林立，栉比鳞次，好一座洁净而现代的都市。四十年间，三次寄居于城里的旅舍，一次一个样，次次见新妆。记得一九七八年的泰安，只有简陋透风的客栈，破旧的公共车辆，一排排矮小的房子，间杂着东倒西歪的残垣断壁。小巷多用高低不平的乱石铺就，时见空洞累累、皮皱叶稀的千年树木。登山途中更是时常遇到坑坑洼洼的山径……总之，一切陈旧，少见新物。当时我就跟同伴们打趣：虽时空久远，如果孔夫子、杜甫再来重游，想必是无须问路，更不至于迷途了。当然，泰安这一幕现在已是老皇历了。

久久地站立在观景台上，由远而近，感受到一座山、一座城市的勃勃生机，新的得体的，古的雅致，相得益彰。今胜昔、换新天，靠的是不断奋斗、不断努力。由景及心，此时不无联翩的浮想：古人有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吾今老大矣，生理上当服老、知老，心理上应年轻、忘老。岂能借口自己的年衰体弱而虚度岁月，空地时光？！

折回中江，即择佳石，挑灯刻制了一枚“老大努力”的印章，既以明志，也自励。

泰山拱北石景观台，对我而言，不仅可观山赏景，更像是无声的传递正能量的讲台，作为一个年届八旬的文艺老学生，三登泰山，曾让我三变心志——

“山登绝顶我为峰”，是盲目膨胀的自信；

“登山小己”是清醒而及时的自警；

“老大努力”是衰老不言退、不言败的自励。

在既往的四十年，见证和蕴蓄着华夏文明史的崔嵬泰山，对于我是诤友，更是良师。感恩。

2019年3月18日于嘒城豆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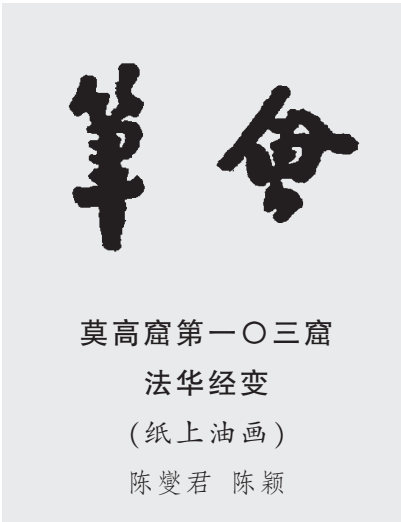


父亲走了以后，老家临街的两间平房，屋顶也被离下来。毕竟有三十多年房龄，风雨侵蚀，那些桁条、椽木，也渐渐走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买下这块宅基地的时候，我刚上小学。记得也就是两间白灰小瓦的平房，年深日久，显得破破烂烂。父亲看中的，主要是屋后的一大片荒山。读书人似乎都有个陶渊明情结，父亲是“文革”早期的大学生，那个年代算是高知了。有一方自家的天地，既给子孙留下恒产，又可以种种花草，养些鸡鸭，闲暇时安静地读书喝茶……这块地，最宜作他的归田计。

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80年代初，两人工资加起来还不到200元，归田计只能从牙缝里省，再有就是亲力亲为，凡自己能做的，绝不额外去花工料钱。上下班路上，遇到卖材料的小贩，或是人家拆迁、翻修余下的建材，父亲都会去讨价讲价，燕子衔泥似的，一点一点往回搬。建新房需平整地基，得挖半平面小山坡，下班后、节假日，父亲就成了移山的愚公。十字镢、镢头与铁锹，再加上一担畚箕，在父亲勤奋的劳作下，小山坡一天天矮下去。我搬来小马扎，给他砌好一大壶茶，一边给他做伴，一边看自己的小书人。那时父亲真是精壮，小臂虬结的肌肉，随着镢头、铁锹的挥动，舒展、收缩，一镢头下去，风化岩四散迸开。畚箕装满土块，压得扁担吱吱呀呀，悠悠地起伏着，他一阵风似的来来回回，大半天都不带歇，还哼着小调。偶尔停下来擦把汗，“嘶”的一声，吸掉大半截烟，咕咚咕咚，一壶茶就见底了。我喜欢看他喉结一上一下窜动，忍不住伸手去摸。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读手上的小人书。蓝色封皮的《三国演义》，隔不了几页就会有这么一句：“探马来报”，我大声朗读“深马来报”，这成了我整个童年的笑料，甚至被当作我的外号。放学回家，父亲就会说，“深马来报”回来了。

开出的地基，起了两层砖混小楼，土方填在北边的洼地，搭建了两间平房。两处建筑，让父亲胼手胝足，前前后后差不多忙活了六七年。童年的记忆，堆满了砖瓦木石，和建筑工人粗犷的歌哭，还有因工料、排水、采光等而起的争嚷。父亲像个护窝的老母鸡，当理不让，争执起来声音也特别响。房子终于完工了，原宅高耸的古砖院墙，青铁皮的实木大门，都还保留着，整体看起来，颇有几分气象。父亲又种上竹子、香樟、蜡梅，以及桃、杏、梨、枇杷等果树，沿着屋基脚，则栽种了一簇簇月季。

每年春天，都是从竹外的杏花开始，粉薄的花瓣，透射着阳光或露水，蜜蜂也忙碌起来，小狗绕树追逐它毛



莫高窟第一〇三窟

法华经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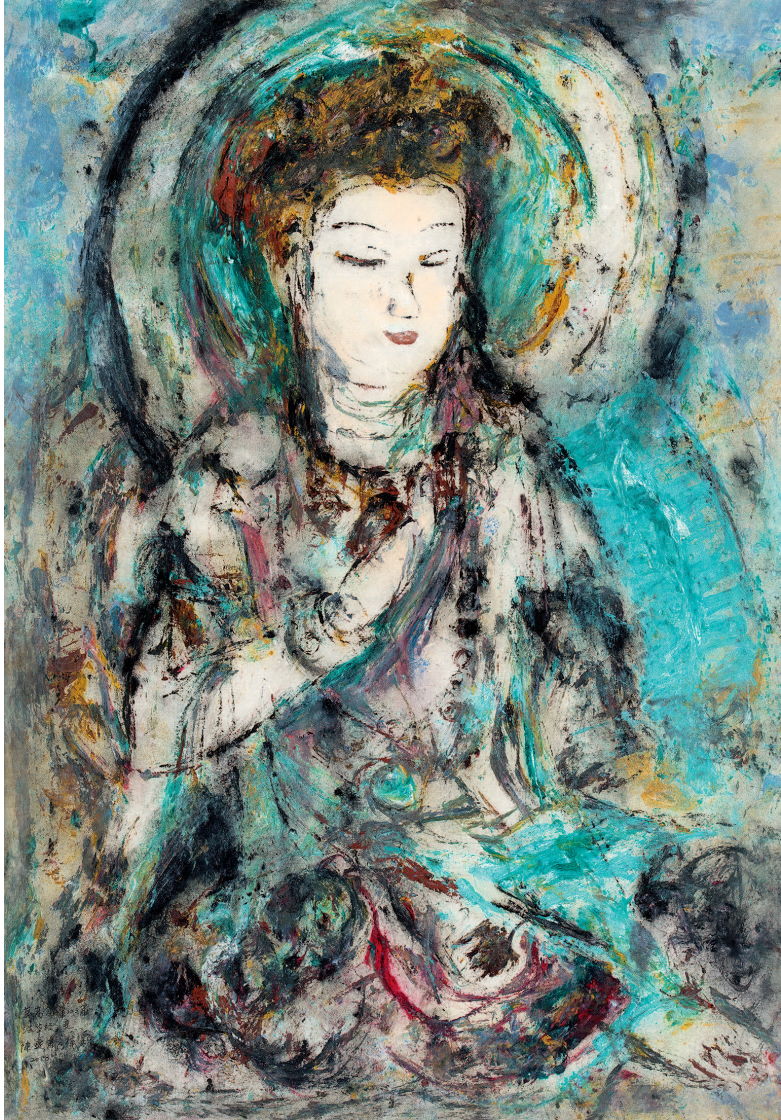
(纸上油画)

陈曼君 陈颖

曾经郑州的梅花还稀罕的时候，早春的花事，一直由辛夷和小桃竟开争先。或者你先开，或者我先开，或者同时开，不分伯仲。这几年梅花多起来了，固然梅花先开不由分说，但辛夷、小桃争亚军胜负未决，例如，今年就是小桃占先——3月3日小桃开花，隔一日，紫荆山公园的大辛夷才开。到了二月二这天中午，辛夷即早玉兰开花，嫩生生的新花高高在上尚不大显，可金水河畔临路的山桃花，粉红花和绿花桃开满开爆了，在好太阳下面冲天而直生玉烟。

小桃是我叫的，它挂的牌上却说是山桃。你就是问人人，公园里的种花人一准回答也是山桃。然而，我觉得它和山桃一样又不一樣——树皮树干一样，开花时间也是最早，但野生的山桃只有粉红花一种花色。太行山野生山桃多，与果桃明显的区别，是它的树干和树枝，皮色紫红油亮，仿佛血皮槭，老人家把它叫漆桃。既区别于果桃，也区别于野生而能吃的毛桃，但山桃即漆桃的果实，既圆又小，却不堪食用。漆桃和野枣、黄栌一样，植被群落多在半山腰的沟谷地带，大山的最高处反而稀疏稀少。南太行辉县地貌，邻着晋豫和果原小卷当年在此拍电影的郭亮村不远，深山的第一道悬崖之上，有个叫秋沟的小山村，3月里满山山桃花，漆桃花大开了最似日本櫻花。我们去的那次，头天夜里落雨了，话说“春雨贵如油”的，第二天早上起一阵风，一个上午，满山桃花像爆竹点燃了一样漫漫盛开，云蒸霞蔚，比陶渊明写南方的《桃花源记》更为出尘。可满世界山桃花，只是粉花粉红花，没有开绿花和开白花的。

公园里山桃的花色，除了粉红色，还有白色和绿色两种。因为它开花早，像梅花，曾被误认为梅花。很显然，它是人工干预和培育的结果。北京各



草木散记

考小桃

何频

公园，其园林山桃开花，也不止粉红色一种。甘草居早年读书读古书，年年看花看桃花，一再品味《老学庵笔记》，该书卷四，陆游陆放翁有段关于小桃的经典记述：“欧阳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诗》。欧诗云：‘雪里花开人未知，摘来相顾共惊疑。便当索酒花前醉，初见今年第一枝。’初，但谓桃花有一种早开者耳。及游成都，始识所谓小桃者，上元前后即着花，状如垂丝海棠。曾子固《杂识》云：‘正月二十间，天章阁赏小桃。’正谓此也。”梅尧臣曰：“年年二月卖花天，唯有小桃偏占先。”如果要排列古人关于小桃开花的诗文，分明还有很多。

故宫博物院的第二任院长、金石考古学家马衡先生，生性沉毅却敏于草木，年年春明花事，他都要从故宫御花园看山桃开始。

《马衡日记》1950年载——

3月21日（星期二）。春节。晴。偕维钧看乾隆花园工程，假山章法胜于御花园，倦勤斋、符望阁、遂初堂室内结构及镶嵌之巧亦远胜内廷……御花园山桃探春已吐蕊，不出旬日可看花矣。

而1951年春节一过，鼎革之初的故宫及早就忙开了。各方面首长，以及各界要人、名人参观故宫者络绎不绝。周恩来总理才来故宫参观过“抗美援朝展览”，2月26日上午，又有领导踏雪而来：“西谛、治秋偕周扬部长来

老屋·父亲

李翰

作，被父亲翻得脱胶，用麻线重新装订，里面有关平仄、声韵的书页，因经常翻阅，纸张尤为暗黑。每写好一首，父亲都显得很陶醉，他知道我不懂，就读给母亲听。母亲颇不耐烦，借口做饭，躲进厨房，他就追到厨房，靠着门框发表他的大作。渐渐有一些诗友来往，父亲必引进家里，听人家夸他的院子，称赞着彼此的诗作。待客人一走，父亲便任情评鹭起来，这个人用词俗，那个人多处出律，总之，都不如他的诗好。

大学一二年级，经常收到父亲的家书，勉励学业。那些信文乎文乎的，我仿佛能看到他写信时陶醉的神情。后来读到《围城》里方遁翁写日记，不禁莞尔。读研时，父亲已较少过问我的学业，倒是把他的诗作寄过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父亲是第一读者，也是最积极的宣传者。街坊串门，亲朋往来，都是他炫耀儿子的好机会，也不管别人是否乐意听。其时，他已经把身上的自信，悄悄转移到我这里，而我并没有做好准备。遇到生活中的种种困扰，我还是习惯回老家休整，在那里汲取力量和信心。推开老宅厚重的铁皮木门，见到父亲坐在窗前，桌子上的酩茶升腾着热气，顿时觉得笃定、安宁。

父亲见到我，眼睛便会亮起来，整个人也松弛、舒展开来，似乎屋子一下

子变暖了。

我自离家读书，每次回来都呆不了几天，弟弟也住在别处。父母守护着老屋，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光里慢慢变老。父亲早年抽烟，家里建房时劳累过度，营养又跟不上，身体逐渐衰弱下来。先是支气管炎，哮喘，最后发展成肺气肿。渐渐的，他不大出门了，尤其是冬天，稍一动弹就喘不上气，再后来，需借助吸氧机缓解胸闷。我在上海有一套七十多平米的蜗居，两室一厅，父亲总是说，要是多一间房子就好了，我和你妈妈就可以住过去。父亲年轻时来过上海，在军工路附近的机床厂实习，他记忆中的上海，有吴淞口码头，外白渡桥，以及上海人爱吃芋艿。他总是固执地把外白渡桥记成浮桥，我出示现场照片也不能说服他。父亲想着能再来上海看看，我也想他来。我们一起念叨着，等天气暖一点，暖一点就可以来上海了。

2014年6月的一个周日，母亲来电话，父亲用的吸氧机坏了，桐城没有维修点，要去合肥。我跟母亲说，我周四有监考，等周末赶回去送修。放下电话，心里莫名慌得厉害。6月24日，周二的凌晨，母亲打来电话，父亲走了。

我的山塌了。

他走得静悄悄的，除了亲戚与生前友好，除了庭前垂头饮泣的吊兰，没有人关注到他的离去，也没有人来分割我的悲伤。父亲的离去，让我明白，原来我最在意的，是他的欣慰与骄傲，那才是我获得存在感的根本。

中年伤于哀乐，因凋零之场景，将不断上演。这是生命的残酷，也是生命的仁慈。那边的世界，积攒着此生最珍贵的情感，有我们最爱的人，当我们临近谢幕，将不会孤独和恐惧。此生亦可逝，是我们又做了父亲、母亲，在人间播种了下一轮的爱。除了一掷乾坤的大人物，万千众生都是一样的琐碎、平凡，父母与子女，是我们在尘世扑腾的最大动力。

这五年里，长长短短，也写了不少文字，却不曾为父亲正经写过一篇。近来始渐渐明白，既然以文学为主业，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村口的阿牛与邻家的小芳，那些川流不息流淌在时空中，却消失于历史的芸芸众生，才是我应该去关注、书写与研究的——小城的高楼络绎拔起，道路越来越宽，老一辈的痕迹被日渐吞噬，仿佛我的父亲，还有同时代众多离开的人，不曾生活在这里。不过，没有关系。历史所遗忘的，都收纳在文学的容器里。匍匐在南门老街的青石条，记得父亲的足印；城东的那条大河，也会出来证明，父亲为了省下一点建材费，在它的怀里挑过砂石。

更确定的，是老屋还倔强地站在那里，被高楼环绕，而仍未湮灭。便宜门4号，晚上一合眼，我就能梦到。

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消失了，“父亲”作为一个文学的共名，也将以近似的形象和温度，在天下儿女的心中永生。

写于己亥清明前

花，今早在3月3日下午。

借了气候暖化和连年暖冬的助力，新世纪来后，梅花在中原地区卷土重来。刻下河南全省从南到北，自信阳、许昌、郑州、新乡而安阳，层层远上，“梅花以惊蛰为候”对应恰当。古来梅花栽培，艺梅多用桃杏为砧木嫁接。陈俊愉、程绪珂先生主编的《中国花经》，和俞德浚先生的《中国果树分类学》，都说及梅花嫁接用山桃为本，故而山桃变种，开花有白花和粉红花。鄢陵花木之乡，古来即有绿花桃一种，尤物惊艳天下，且有单瓣与千叶花。

山桃开花早，前人多有述及。《敕荒本草》第363记桃树，周王说桃有多种：“名多不能尽载。山中有一种桃，正是月令中‘桃始花’者，谓山桃。”惊蛰三候，一候桃始华。今年郑州3月3日小桃开花，比惊蛰之日早了三天。

话说至此，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山桃与小桃的关系我想差不多是说清楚了。为何山桃又可以称小桃？那最后一个说小桃的老辈，怕是数着邓云乡先生了——邓公山西人，原在北京工作，又远赴江南，先苏州后上海。他说老北京燕京风土，有《燕山花信谱》一帙，打头即是《山桃花》：“客居江南，年年一到即历二月中，不禁想起北京的山桃花来。”他回忆旧都故家早开的山桃花：“苏园忆，一树小桃红。廿四番风尔独早，三春迎客记头功。常在梦魂中。”

题目写的是山桃，话匣子打开却是扯上了小桃。把山桃与小桃打通，似乎只差了半口气，那么我就接着邓公老前辈的话茬子，把话说透了吧——这园艺品种的山桃花，虽然花色品种多，但它和真桃花与真梅花比起来，花瓣又最秀小精巧，故可美称为小桃，显得十分文气文雅。

2019年3月9日于甘草居